



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认知与反应

张亮

[摘要] 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澳大利亚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需要研究其对中国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认知与反应。本文通过考察澳大利亚智库、媒体、学者等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评论发现,澳各界意见分歧较大,既有认为中国的行动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对地区发展有利的声音;也有认为中国具有战略目的,会冲击澳大利亚地区影响力的意见。澳大利亚官方的态度则偏消极,并已经采取了一些具有竞争性的措施。对此,中国应在继续推动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的同时,通过加强地区多边机制建设、增进中澳互信等措施,获取澳大利亚的理解与支持。

[关键词] 太平洋岛国;中国;澳大利亚;认知;反应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8)05-0069-07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8.05.008

一、引言

太平洋岛国泛指南太平洋中除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的其他岛屿国家。^[1]近年来,随着这一区域在大国周边和区域战略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2]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在内的域内外国家纷纷调整自身战略,积极寻求发展与相关国家的关系,中国自然也不能缺席。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文件明确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3]从而将太平洋岛国放到了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位置,为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深入合作注入了新的内涵。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高层往来、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的关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4]

太平洋岛国对这一趋势普遍持欢迎态度。^[5]中国

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大量的游客,也带来了新的贸易机会,这对促进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尤其是在发展援助领域,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向急需改造自身基础设施建设,以图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太平洋岛国提供了大量帮助。但是,研究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不仅要关注相关国家的态度,也要关注区域内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态度,因为在一个互联互通和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影响、错综复杂的,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也需要得到有关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这其中,澳大利亚的角色非常关键。

澳大利亚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的“超级大国”,^[6]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内政、外交、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太平洋岛国普遍国力小力微、发展落后、对外界援助的依赖性很高,而澳大利亚长期以来都是太平洋岛国最重要的援助来源方。例如,澳大利亚仅在2017—2018财政年度就为太平洋岛国编列了高达11

亿澳元的援助预算。^[7]通过涵盖农业项目、医疗援助、教育培训等诸多内容在内的全方位援助体系,澳大利亚对促进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也因此和相关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此外,基于临近的地理条件、长期的历史联系、密切的人员往来、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经过长期经营,积累了丰富的官方和社会资源,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澳大利亚的影响。第二,南太平洋地区作为澳大利亚的重要利益区间,^[8]对澳大利亚的地缘安全和国际影响力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基于临近的地理条件,澳大利亚在国家安全、反偷渡、边境管控等议题上对周边岛国具有重要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并不寻求像美国等大国一样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而是将周边地区作为自己的“后院”,这就使得澳大利亚势必对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保持关注甚至警觉。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澳大利亚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地维护自己在本地区的战略利益。第三,近年来中澳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两国互信缺失严重。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到澳大利亚国内炒作的所谓中国对澳大利亚内政的渗透,都为中澳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南太平洋地区与澳大利亚近在咫尺,而与中国相隔遥远,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既有可能成为中澳双方进行合作的新空间和新领域,也有可能成为两国产生冲突的新爆点。

综上,澳大利亚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影响和介入到中国到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中,因此充分把握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强与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认知与反应就显得非常关键和必要。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国内的顶尖智库、重量级媒体、著名学术刊物,以及政府高官的评论的分析,对这一问题做出初步考察。这些辩论平台或个人因其巨大的影响力和代表性,成为我们管窥澳大利亚国内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的良好透镜。在此之后,本文对澳大利亚的政策回应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中国政策选择的一些思考。

二、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意图的认知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受到了澳大利亚的密切关注,而作为推进该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因直接关系到澳大利亚的周边利益尤其引发了其国内的热议讨论。对于中国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加强,澳国内各界既有支持与理解的声

音,也有警惕与反对的意见,但都普遍认为中国的行动是受到本国政治、经济等多种利益诉求推动的,根据其具体内容的不同,这些看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具有战略考量,是为了扩大其在本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影响力。太平洋岛国共有14个,虽然这些国家普遍国小势微,但是在倡导民主、平等价值观的现代国际社会,这些国家同样拥有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发声的权利,每个国家都在联合国中享有合法的投票权。因此,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国的国际政治利益大有裨益。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彼得·康纳利(Peter J. Connolly)认为,中国的政策具有外交和战略利益方面的考量:中国一方面需要太平洋岛国作为可靠的外交伙伴来支持中国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场合为中国投出信任票;另一方面中国在持续不断地支持诸如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Pacific Island Development Forum, PIDF)这样的与太平洋岛国论坛(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具有竞争性关系的组织,而后者受到澳大利亚的重要影响,这显然有在本地区竞争影响力的考量。^[9]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学院的格雷姆·史密斯(Graeme Smith)将目光放的更加远大。他指出,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援助工程曾经一度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划的,很多甚至还存在着欺上瞒下和腐败等现象,这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伤害。“一带一路”建设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管理体系理顺,是中国构建其全球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

第二,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受到台湾因素的推动。维持所谓的“邦交国”是台湾地区拓展和维持“国际空间”的重要举措,也是历届台湾地区执政当局执政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11]在这些“邦交国”中,南太平洋地区贫穷、弱小、急需外援的小岛国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支票外交”,台湾地区耗费了大量公帑来“购买”有关国家在国际场合的支持。澳大利亚著名的台湾问题专家,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艾金森(Joel Atkinson)据此指出,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竞争关系,构成了其与太平洋岛国之间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考量。两岸虽然在马英九时代实现“外交休兵”,但是这种默契并不是稳固的。^[12]目前,随着台海局势的新发展,以及太平洋岛国普遍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中国大陆显然已经将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放在了更大的格局中考虑,从而推动了中国与这

些国家的关系获得进一步提升。^[13]

第三,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主要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根据经济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一类的观点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中国加强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获取这一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太平洋岛国虽然普遍陆地面积狭小,但是却有着面积广大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其中所蕴藏的丰富矿产资源和渔业资源对于任何国家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格雷姆认为,中国对各种资源的巨大需求,是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不断扩大投资和投入的重要驱动力。^[14]持此观点的还有曾在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和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等校执教过的凯特·汉娜(Kate Hannan)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斯图尔特·弗斯(Stewart Firth),他们认为中国的海外利益正在日益成熟、多元,并且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但是,对于各种原材料和资源的寻求仍然是构成中国走向世界的最主要动力之一。^[15]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中国在这一区域的活动主要受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商业机会等动机的推动。澳大利亚顶尖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菲利帕·布兰特(Philippa Brant)认为,与其他地区的情况明显不同的是,没有任何明确的合作项目表明中国在本地区的活动是出于获取资源的目的,中国的行动主要是出于开发商业机会的考量。^[16]莫道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讲师沙哈尔·哈梅里(Shahar Hameiri)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很难将中国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力度解读为中国构建区域控制战略的一部分,甚至也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战略目的更为有限的资源安全议程。相反,中国对该地区的援助主要是由商业利益驱动的,因此其援助项目的指向也比通常所认为的要更加分散。^[17]

第四,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活动并非是出于那么功利的利益计较,而只是出于实现其国际责任的一个部分而已。罗伊政策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瓦拉尔(Merriden Varrall)就认为,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援助并非出于深谋远虑的战略谋划,而是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这构成了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实现其在国际社会的责任的一个部分。而中国之所以更愿意将援助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上,也并非是为本国建筑公司谋求利益,而是与中国以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带动整体经济进步的发展经验有密切关系。^[18]

以上观点基本代表了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意图的主流认识。可以看到,这些认识较为分化,既有从政治视角的观察,也有从经济视角的考虑。虽然部分评论较为理性客观,认为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外交举动与中国在其他地区的行为并无二致,只是中国在全世界利益扩展和实力增长的自然反应,^[19]但是也有很多评论更多地从增加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的动机。后面这样一种分析视角往往夸大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性质,从而导致澳国内的负面评论与反应。这也就更加要求中国采取多种措施来获取澳大利亚对中国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理解与信任。

三、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影响的认知

在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意图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之外,澳大利亚各界还对中国的活动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部分分析对中国促进地区发展的积极作用予以了肯定,但也有很多评论认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活动的增加会冲击到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具体而言,这些讨论在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是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和经济合作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的讨论。一些评论对此问题持有比较负面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发展援助是效率低下、并无实效的,而且存在将财力普遍非常有限的各太平洋岛国拖入债务陷阱的风险。比如,澳大利亚国际发展与太平洋事务部部长(Minis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Pacific)菲耶拉万蒂·威尔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就指责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兴建一批无用的建筑,这些建筑对相关国家的长远发展并无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反而会使得这些国家陷入到沉重的债务负担之中。^[20]澳国内发行量排名前列的大报《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更是危言耸听的声称太平洋岛国会溺死在中国的债务中。报道以瓦努阿图和汤加为例,称来自中国的贷款在上述两个国家的国外贷款中已经占到了相当高的比重,这将对两国的财政构成巨大的压力。^[21]

但是,对于以上指责,很多评论都表达了不同意见。《瓦努阿图每日邮报》(Vanuatu Daily Post)媒体总监丹·麦加里(Dan McGarry)在为罗伊政策研究所撰写的评论中就指出,那种认为中国是在用债务拖垮太平洋岛国的言论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这种言论忽视了太平洋岛国的主观能动性。很多太平洋岛国都面

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增长迟缓、经济发展动力单一的困境,因而这些国家具有改善本国基础设施条件、寻求新的发展途径的主观意愿。来自中国的援助恰恰是各国所需要的,而非在中国诱导下吞下的苦果。^[22] 罗伊政策研究所太平洋岛国项目主任乔纳森·普赖克(Jonathan Pryke)则提醒,澳大利亚也并非完美的援助者,中国的到来不仅是对澳大利亚并不充足的发展援助的有效补充,而且为有关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也将提醒澳大利亚认真去思考,应该怎样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以实现这些国家真正的、健康的发展,^[23] 这对于太平洋岛国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次,是对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南太平洋事务对澳大利亚影响的讨论。部分评论认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会削弱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大利亚工党影子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针对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一事批评澳大利亚执政当局,认为澳大利亚正在将它的国际影响力拱手让人,尤其是让给了中国,因为它不能够继续保持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24] 另有一些评论更是认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会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利益。普赖克针对中国华为公司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开展海底电缆项目的评论称,让中国企业介入到当地的通讯设施建设中,会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带来明显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必须要采取措施夺取主动权的根本原因。^[25]

另一方面,更多的评论则认为中国的影响力虽然上升,但并不会影响到澳大利亚的主导地位,而且更不可能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安全利益。澳大利亚著名的国际研究期刊《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就此刊载了多篇研究论文。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教授张永进(音译)分析指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并不会影响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中国不会引发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竞争,相反,中国的出现恰恰搭起了落后的太平洋岛国与世界市场之间的桥梁,这对所有国家(包括澳大利亚)都是一个机遇。^[26] 沙哈尔·哈梅里同样认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不会改变澳大利亚主导的地区秩序,他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加强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只要看中国,更要看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是怎样思考它们的利益的。^[27]

最后,是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对地区局势影响的讨论。部分分析指出,中国加强在太平洋岛

国的存在有加剧地区竞争和冲突的风险。彼得·康纳利认为,随着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活动的增加,中国的海外利益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样,中国的海外侨民群体也越来越庞大、分布越来越广泛,这些海外利益和侨民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而当这些利益和侨民需要保护时,中国将如何行动,以及中国将如何处理与驻在国的关系,都值得密切关注。一旦突发情况应对不利,则易于触发中国与有关国家的紧张与冲突。^[28] 艾金森则指出,中国在与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时还需要考虑到与第三方的关系问题。比如作为在南太平洋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澳大利亚对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态度复杂,而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就地区影响力可能进行的竞争,会对国家力量薄弱,国家制度脆弱的太平洋岛国造成重大影响。^[29]

通过对各方的评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澳大利亚学界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活动的加强持有较为理性客观的反应,很多分析都认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对各方都有利,虽然这会导致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但是中国既不能也不愿取代澳大利亚的影响力。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政界和媒体对中国抱有更多的批评和疑虑态度,部分评论不仅对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满怀偏见,指责中国会拖垮相关国家,更担忧中国可能冲击澳大利亚地区的影响力。这样一种负面认知的发酵,显然不利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活动的展开,也不利于中澳关系的长期发展,而这种认知逻辑背后则是澳大利亚维护其地区利益的迫切心情和对中国崛起的新世界体系的焦虑。

四、澳大利亚的利益考量与政策反应

南太平洋地区一直以来都被澳大利亚视为“后院”,这既有政治利益的考量,更有安全利益的计算。从政治利益方面来看,南太平洋岛国是澳大利亚在国际社会履行国际责任、展现国际领导力的重要地区,南太平洋岛国的政治支持构成澳大利亚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来源。从安全利益来看,澳大利亚一直对其“空旷的北方”感到焦虑,担心会遭到来自北方的入侵与威胁,^[30] 散布澳大利亚周边的太平洋岛国构成维护澳大利亚国土安全的一道屏障,如果这些岛国受到渗透,将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构成严重挑战。面对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显得格外焦虑,这在其2017年11月发布的新版《外交政策白皮书》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根据白皮书的观点,澳大利亚的繁荣与安全系于

当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长久稳定运行,但是这一国际秩序的未来发展并不取决于像澳大利亚一样的“中等强国”,而只取决于体系大国(如美国和中国等)的行动。^[31]白皮书将美国界定为现行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并认为中国构成了对这一秩序的根本挑战,中国如何选择其行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澳大利亚不能置身事外,要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努力“规训”中国做一个国际社会的好公民。

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利益考量之下,加上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影响的负面认知,促使澳大利亚行动起来,以一种竞争性的政策安排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概括而言,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短期来看,竞争性援助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竞争地区影响力的短期应对之举。所谓竞争性援助,就是指援助不以受援国的实际需要为动力,而是从援助国之间竞争影响力的目的出发,竞相提高援助额以排挤竞争者在受援国的援助项目,并进而获得在受援国更高的政治影响力和其他相应利益。^[32]澳大利亚的这一倾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APEC 会议项目上表现的非常突出。

为了提高国际影响力,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巴布亚新几内亚将承办 2018 年的 APEC 会议。举办这一大型国际会议的预算达到了 3.3 亿美元,这对国力弱小的巴新而言显然是巨大的压力,为此,巴新积极寻求外部支持。2016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华访问的巴新总理奥尼尔时表示,中方支持巴新举办 2018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33]中方的这一表态加之中国已经在巴新展开的一些援助项目,引起了澳大利亚方面的紧张情绪。为了防止中国“插足”,澳大利亚为巴新开出了巨额援助清单,例如提供总价值高达 1 亿美元的现金和各类物资援助,这一金额也达到了澳大利亚对巴新年度援助预算总额的五分之一;提供大规模的人才援助队伍,以帮助巴新在安保、法律、情报、顾问等各领域更好的开展工作等。有评论认为,对单一事项作出如此大规模的援助很明显已经超过了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合理范围,澳大利亚的这一决策显然是为了平衡中国影响力而作出的。^[34]

第二,发动媒体宣传,抹黑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排挤中国的存在。在提高自身援助水平的同时,澳大利亚近年来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活动频加指责,颠倒是非,对中国的相关活动制造负面舆论环境。例如,澳大利亚国际发展与太平洋事务部部长对中国

在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援建项目做出不负责任的言论之后,澳大利亚有关媒体也推波助澜,意图引导有关国家的民众群起批评和反对中国。^[35]这种由政府高官发声在前、媒体鼓噪在后的形式,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虽然这种错误言论很快就被戳破,但是也充分显示出澳大利亚将不惜动用各种手段维护其地区既得利益和影响力的企图。

第三,继续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全方位关系,维持澳大利亚在此区域的主导地位。2017 版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以专章形式介绍了未来一个时期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与承诺,其中指出,既要发展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也要大力推动澳大利亚与有关太平洋岛国的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36]具体而言,澳大利亚将通过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促进南太平洋地区的持续安全与繁荣,包括:促进地区经贸往来和经济一体化建设,尤其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尤其是海洋安全挑战;促进人员交流和往来,尤其是为太平洋岛国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和领导力培训项目。^[37]通过经贸往来、安全合作、人文交流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安排,澳大利亚将在促进双边关系建设和地区发展上迈上新台阶,从而维持它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全面的领导力和主导地位。

第四,除了加强对南太平洋岛国的争夺之外,澳大利亚还对中国主动出击,意图“规训”中国去遵守符合澳大利亚口味的“国际秩序”。比如,澳大利亚近年来在中国南海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在新版《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澳大利亚继续发声,称中国的南海构成了地区秩序的一个主要断层线(fault line),澳大利亚在此区域拥有航行自由和维护地区秩序稳定等国家利益,确认对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决议的支持态度,敦促有关各方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相关问题。^[38]国际仲裁庭决议之无效,已由中国政府多次述及,澳大利亚对此充耳不闻,持续纠缠,既有配合美日等国搅局南海的考虑,也有因应中国崛起,试图以多种方式促使甚至迫使中国在符合澳大利亚等既得利益者口味的“国际规则”下活动的意图。

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地区活动的负面认知,已经导致了其通过一种颇具竞争性色彩的政策来做出应对。这样的反应与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国际社会格格不入,既不利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于南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五、结语

应当指出,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完全是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出于促进地区发展的良好目的,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发展得到了有关国家的热情欢迎和积极回应,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正常往来不应受到第三方的干扰。但是,考虑到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突出影响和重要作用,尤其是澳大利亚在对华负面认知的基础上已经做出了很多竞争性的政策安排,中国也需要认真对待澳大利亚的利益与关切,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首先,中国应继续向太平洋岛国提供高质量的发展援助和经济合作机会,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消解外界负面看法。澳大利亚对中国向太平洋岛国提供援助的很多批评,都集中在援助的透明度不足、援助项目类别过多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等方面。^[39]不可否认,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要更多地与当地民众做好项目沟通;更多在人文交流、环境保护等领域展开合作等等。高质量的、绿色的发展援助将更有利于促进太平洋岛国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消除外界负面评论。

其次,处理好南太平洋地区各种多边机制之间的关系,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协作。积极推动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合作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中国与有关各方沟通、合作效率的提高。但是,在此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新的多边合作机构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已有多边合作机构之间的定位、协调、合作等问题。以太平洋岛国论坛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构,包容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主要行为体,长期以来为促进地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40]推动更多的合作机制的发展,不是要去竞争影响力和取代已有机构,而是要错位发展、互补共进,在协作中促进地区发展。

最后,促进与澳大利亚的多渠道往来,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澳大利亚目前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很大部分都是因为沟通不畅而产生的错误认知。中国的存在绝不是为了抢夺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中国的存在对各方都是有利的,这样一个事实应在中澳之间更加深入的互动和往来中成为澳大利亚各界的共识。

[注释]

- [1] 具体包括斐济、萨摩亚、汤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巴斯、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所罗门群岛、瑙鲁、图瓦卢、马绍尔群岛、帕劳、库克群岛和纽埃等国家。参见宋秀琚、叶圣萱:《“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J],《当代世界》2016年第8期,第69—72页。
- [2] 徐秀军:《大国外交舞台上的南太平洋地区》[J],《世界知识》2016年第1期,第23—25页。
- [3]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新华网,2015年3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finance/2015-03/28/c_1114793986.htm,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4] 丁鹏、崔玉中:《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合作述评》[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41—42页。
- [5] China Daily, “Tonga Praises Chinese Assistance”,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802/13/WS5a829b52a3106e7dcc13c88b.html>,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6] Charles Hawksley, “Australia’s Aid Diplomacy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Middle Power Foreign Policy”,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February 2009, Vol. 21, No. 1, p.115.
- [7] “2017—2018 Australian Aid Budget Summary Pacific”,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dfat.gov.au/about-us/corporate/portfolio-budget-statements/Documents/2017-18-australian-aid-budget-summary-pacific.pdf>,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8] [31] [36] [37] [38]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Australia Government, p.99, p.6, pp.100-105, pp.99-102, pp.46-47, <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9] [28] Peter J. Connolly, “Engaging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in the South Pacific”,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70, Issue 5, 2016, pp. 485-487, pp. 491-494.
- [10] Graeme Smith, “The Belt and Road to Nowhere: China’s Incoherent Aid in Papua New Guinea”,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belt-and-road-nowhere-china-s-in-coherent-aid-papua-new-guinea>,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11] 李义虎:《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政策回顾与对策》[J],《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2—9页。
- [12] Joel Atkinson, “China-Taiwan Diplomatic Competition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The Pacific Review*, Volume 23, Issue 4, 2010, p. 408.
- [13] Kwei-Bo Huang, “Taiwan and its South Pacific Allies”,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taiwan-and-its-south-pacific-allies>,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14] Graeme Smith, “Chinese Interests in Pacific Nations:

- Mining Ventures in PNG”,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1/05/19/chinese-interests-in-pacific-nations-mining-ventures-in-png/>,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15] Kate Hannan and Stewart Firth, “Trading with the Dragon: Chinese Trade,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4, No. 95, 2015, p. 881.
- [16] Philippa Brant, “Chinese Aid in the South Pacific: Linked to Resources?”,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ume 37, Issue 2, 2013, pp. 173-174.
- [17] [27] Shahar Hameiri, “China’s ‘Charm Offensive’ in the Pacific and Australia’s Regional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Volume 28, Issue 5, 2015, p. 631, pp. 648-649.
- [18] Merriden Varrall, “Understanding China’s Approach to Aid”,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understanding-chinas-approach-aid>,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19] [26] Zhang Yongjin, “China and the Emer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South Pacific”,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61, Issue 3, 2007, p. 367.
- [20] [35] “Federal Minister 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 Accuses China of Funding ‘Roads that Go Nowhere’ in Pacific”, ABC News, <http://www.abc.net.au/news/2018-01-10/australia-hits-out-at-chinese-aid-to-pacific/9316732>,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21] “Pacific Nations Drowning in Chinese Debt”, *The Australian*, <https://pcf.org.nz/news/2018-03-05/pacific-nations-drowning-in-chinese-debt>,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22] Dan McGarry, “Vanuatu: Flailing, not Drowning”,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vanuatu-flailing-not-drowning>,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23] [39] Jonathan Pryke, “The Bad and Good of China’s Aid in the Pacific”,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bad-and-good-china-aid-pacific>,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24] “One Belt, One Road: ‘Colonial Power’ Fears Limiting Australia, Labor Warns, as China Signs PNG Deals”, ABC News, <http://www.abc.net.au/news/2017-11-21/labor-warns-australian-caution-in-pacific-as-china-signs-png/9174272>,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25] “Undersea Cable Deal with PNG Inked Amid Concerns over 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ABC News, <http://www.abc.net.au/news/2017-11-14/png-to-get-new-australia-funded-undersea-internet-cable/9146570>,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29] Joel Atkinson, “Vanuatu in Australia-China-Taiwan Rel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61, Issue 3, 2007, pp. 362-364.
- [30] 大卫·沃克:《澳大利亚与亚洲》[M], 张勇先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39页。
- [32] 关于竞争性援助的有关论述, 可参考秦升:《超越“竞争性援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考》[J], 《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9期, 第47—56页。
- [33] 《习近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 新华社网站, 2016年7月7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7/c_1119182735.htm,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34] “Australia Bankrolls Papua New Guinea APEC Summit Costs, Stymies China”, ABC News, <http://www.abc.net.au/news/2017-02-01/australia-bankrolls-png-summit-costs/8228208>, 访问日期:2018年5月11日。
- [40] 鲁鹏、宋秀琚:《浅析太平洋岛国论坛对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作用:兼论太平洋计划》[J], 《国际论坛》, 2014年第2期, 第26页。

作者简介:张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收稿日期:2018-05-11

(责任编辑:程多闻)

sioning a scenario in which the U.S. may be conducting FON operations in the Arctic.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multiple implications of F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it has on international law.

5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ugees and Terrorist Attacks in the EU: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Country Classification *by Li Yibin*

Since terrorist attacks in the EU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ce the refugee crisis in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ugees and terrorist attack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Due to the different refugee policies of EU countries, it is mor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of the E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After a correlation analysis i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terrorist attacks and that of asylum seekers in each country, other social and economic variables are introduced for the countries with higher correlation to identify variables for regression modeling. Further empirical testing confirms the relevance of the number of asylum seekers in Germany and Sweden. It is found that the influx of refugees in Germany and Sweden, which adopt receptive policies, caused terrorist attacks to rise, while there is no such impact in other countries. It can be seen that due to the defects of the EU common asylum system and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by member states, Germany and Sweden are overburdened with refugees, which has led to a deterioration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Therefore, the EU needs to rethink the drawbacks of integration, which have been thrown into sharp relief by the refugee crisi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62 Changes in Australia's China Policy: Reasons and How China Should Respond *by Ding Gong*

Recently Australia has repeatedly stirred up trouble to challenge China's interests, causing great damage to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se missteps are attributable to its inability to adjust to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and the ideologically-slanted Cold War mentality toward China-Australia relations. Although Australia will continue to feel conflicted about China for some time to come, this process is eventually likely to be transitory and temporal. Given this, while China must stick to the bottom line on core issues such as the South China Sea, Tibet and Taiwan, it must prevent any possible worsening in bilateral relations from harming its interests by adopting flexible and more balanced approaches on other issues, so as to create desirable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its national rejuvenation.

69 China's Deepening Relations wi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ustralia's Perceptions and Responses

by Zhang Liang

Since Australia, a country with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South Pacific,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China's relations wi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Australia's perceptions of and responses to Chinese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A review of the relevant views expressed by Australian think tanks, media and academics shows that Australia is divided on this. While many analysts believe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s mainly due to economic reasons and good for the region, others believe that China's actions hav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that will undermine Australia's regional influence.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hich holds a slightly negative view in this regard, has taken some competitive moves as a result. In this context, while continuing to promote its relations wi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China should work to secure Australia's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by strengthening regional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enhancing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two sides.